

小小说

梧桐树下

刘正平

小山冲口那棵大梧桐树,高五丈余,枝繁叶茂,像一把巨伞。树下两间小土坯房,是黑牯和孙猴的家。树上搭着许多鹊巢。

黑牯比孙猴长两岁,皮肤黝黑,身子结实。孙猴是个孤儿,喜欢爬树,且瘦。两人从小就在一起耍,孙猴老屁颠屁颠地跟着黑牯,上山摘野果,下河摸鱼虾。

那时,生产队按月发放口粮。孙猴管不住自己的嘴,不会计划用粮,一个月的口粮,不到半月就吃完了,剩下的日子到处蹭饭。到了快要吃饭的时候,他就爬上高高的梧桐树,搜寻谁家冒出了炊烟。每当梧桐上的鸟鹊扑楞着翅膀,嘎嘎大叫着射向天空时,全寨子的心都紧绷起来,知道孙猴要来蹭饭了,慌忙关门。自家都不够吃,拿什么给他吃呢。

只有黑牯的娘,从不嫌弃他,见他来了,即往正在瓜菜熬粥的大锅里添一瓢水,拉着他去洗头。光溜溜的小脑瓜上满是斑斑点点的鸟屎,邋遢死了。

孙猴渐渐长大了,知耻了,将每月的口粮匀着吃,不再去蹭饭。九年后,分田到户,黑牯已娶了媳妇生了娃,孙猴仍是光棍一条。两家的田都在屋后的小山冲里,两山夹时间一长,梯田,都靠着冲尾那口山塘蓄的水灌溉。黑牯家的田在冲尾,下面就是孙猴的田。

冬去春来,梧桐树的树梢绽出星星点点的蓓蕾时,人们都忙着耕地了。孙猴没有牛,好些天后才从岳父家借了牛。他牵着牛,捎着犁杖,带上锄头去犁田。田里无水,板结的土块犁不动。他将牛拴在田边的小树上,沿着山圳直上去,去冲尾的山塘放水。一路走过,黑牯这家伙总快人一步,田里已插上了禾苗,蓄着很深的水。登上塘岸,傻眼了:塘已见底,只有稀泥巴,果然水已被黑牯放尽了。他怔了怔,便从上到下挖开田埂,把黑牯田里的水逐丘匀着放下去,只留着浅浅的一掌深的水养禾苗。梯田的田埂很高,一道道流水从田埂口奔泻下来,如小瀑布,水花四溅,哗哗作响。

正挖着田埂,黑牯瞪着眼睛跑来:“你咋挖我田里的水呢?”

孙猴涎着脸乞求:“哥,匀出些水让我把田犁了吧。”

久晴不雨,泉水断流,塘已蓄不上水。如果老天不睁眼,仍不下雨,插下的禾苗也会旱死。黑牯板着脸:“你净想好事,不行!”

呼啦一声,拴在小树上的牛挣断绳子跑了。他飞跑着去追,跑得气喘吁吁,好一阵才把牛牵回来。岳父只允许将牛给他使用一天,他心急如焚,好话不管用,只有强行,仍举起锄头劈向田埂。黑牯飞起一脚,朝他屁股踢去,他摔了个“嘴啃泥”,田里砸下一个长长的水洼,他几乎成了个泥人。

“塘管着全冲田的水,不是你个人的。水全让你放尽了,你不要吃饭?”他一骨碌从稀泥巴里爬起来,又去挖田埂。

“饿不死你。没饭吃,仍来我家蹭。”黑牯去夺锄头。孙猴一锄头扫去,“咔嚓”一声,黑牯的胳膊断了。

恰碰“严打”,孙猴因故意伤害罪获刑一年零四个月。

孙猴入监后,一年、两年、三年……黑牯瞅着家门口的梧桐树花开、花谢、果熟、叶落,心里透透一阵阵悲凉:这家伙咋还不回来呢?

秋去冬来,寒风呼啸,天下着冻雨。黑牯旧伤发作,隐隐作痛。他望着窗外飘飘扬扬的梧桐树的落叶,如漫天飞舞的鸟群,不禁骂道:这家伙出手真狠!这天下午,他脱了衣裤,往旧伤处贴膏药,厚门的木门吱呀一声,半开了。寒风夹着细雨扑面而来,裸露着的右胳膊冷飕飕的。他当是老伴,喝道:“快进来,关上门。”

孙猴畏畏缩缩地走进来,瞅着他右臂上的胶药,一脸尴尬:“哥,咋还没好呢?”

虽然这多年都在后悔自己一时鬼迷心窍,大横蛮霸道,吃了苦头,还叫孙猴蹲了监,但拉不下脸,他冷冷地答道:“幸亏命大,没被打死。”

孙猴两眼泪汪汪的:“真对不起哥,小时候在你家吃了那么多饭,不如去喂猪狗。”说着,边从衣兜里掏出一把钞票,塞给黑牯:“这是给你的赔偿。”

当年法院的判决书上还有一个民事赔偿的条款:医疗费、误工费等等。他肚子都填不饱,哪有钱呢?这些年,他一直欠着这份心债。他释放后,即在监狱所在地那个城市打工,凑齐这笔钱。

“还提那些陈谷子,烂芝麻的事干吗?”黑牯心软了,大手一挥,挡了回去:“打工来钱快,你还是去打工,多积攒些钱,该讨婆娘成家了。到时候,哥也给你帮凑一些。”



图片来源于网络

优美的镜花溪

何美琪



镜花溪 陈霖 摄

潭水渐渐变成黑色,保护了黑蛇,也治好了黑蛇的伤,从此白蛇再无法来欺侮黑蛇了。黑蛇终于修炼成果,化身真龙,护佑百姓,黑龙潭也随之成名。神农谷附近的山民们崇尚龙的勇敢和智慧,为纪念黑龙,用灵巧双手制作成的“三节龙”“火星龙”,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在竞技展演中多次荣获国家级奖项,成为龙文化中的一朵奇葩。

一路循着山花的喜悦,听着清脆的鸟鸣,令人心旷神怡。游历镜花溪,不仅能领略自然风光的优美神秘,更能感受到神农文化的底蕴。镜花溪境内还有试鞭石、一线天、藏药洞、汤药池等景点,每处景点都颇有典故,且美轮美奂。从黑龙潭往前走,就是一线天。传说炎帝神农氏遇巨石挡路,用神鞭抽开一条裂缝,石缝逼仄,仅容一人通过。一线天旁边还有一处景点试鞭石,相传炎帝神农氏在此采药时,曾用神鞭试鞭,找到了九棵珍贵的虎耳草,治疗九州瘟疫。再往前走便到了桃花桥,传说是牛郎织女曾经约会的地方。桥上挂满同心锁,表

达了人们对美好爱情的向往。桃花桥右边有座镜花亭,左边石壁上刻有一首有趣的叠字诗,许多游客在此驻足观看。或许为镜花溪的美景和动人传说所吸引,呼吸着空气中清新湿润的负氧离子,走了个把小时的崎岖山路,仍不觉得累,反而神清气爽,劲头十足。不知不觉走到洗药池,见山势陡峭,林木茂密,溪流奔涌,涛声如雷,不禁感叹山水的奇妙与生命的蓬勃。返回途中,正好遇到摄影师和鸟类爱好者们在拍鸟,定格美丽瞬间。随行的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,桃源洞自然保护区现有野生鸟类226种,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黄腹角雉,二级保护鸟类有白鹇、勺鸡、金鸡、草鹑、长耳鹑、鸺鹠、褐翅鸫、凤头鹑、斑头鸫……好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、欣欣向荣的美好生态画卷!

“青山遮不住,毕竟东流去。”镜花溪,这条从时光深处蜿蜒而来的溪流,淘洗过悠长岁月,人间烟火,但一切都不会随风飘散,总有一些美好会留下倒影,让无数的心灵荡开涟漪,并滋生温暖和力量。

散文

山莓熟了

黄燕妮

暮春,时令水果陆续上市,偶见水果超市出售成盒的山莓,价格不菲,只能望而却步,不由想起儿时山野自由采摘的大把大把的山莓。

清明已过,谷雨将至,气温飙升,万物呈现出勃勃生机。放眼望去,满眼青翠欲滴,山坡上,田野里,小河畔,水润白嫩的鱼腥草,娇艳欲滴的映山红,憨厚结实的酸筒杆,玲珑可爱的梨萝卜……织成了锦,绣成了堆,酸甜苦辣咸,满足了人们对味道的所有想象。

我对“色丹、味甜、形圆”的山莓情有独钟。小时候没有零食,摆放在供销社柜台的桃、李、梨、香蕉之类的水果,对我们来说都是奢侈品。那时吃得最多的,也是这辈子吃到的最好的果子,就是从山上摘的山莓了。山莓又叫树莓,别名甚多,山泡子、牛奶泡、撒秧泡、四月泡、刺泡……它满身带刺,根系发达,生长在僻静的山野。

犹忆孩童时,布谷鸟开始欢唱,山里的迎春花早已销声匿迹,桃花、李花陨落化作泥土,映山红亦褪去了裙衫,这时的山莓就开始闪亮登场。它的花色洁白,若繁星点点遍布藤条,花朵脱落,小小的青果实便裸露空中。成熟期一到,果实就像珊瑚球攒成的小球,通身披着短绒毛,红艳欲滴,晶莹剔透,十分诱人。

一放学,小伙伴们就成群结队背起箩筐向山上进发,去找猪草边采山莓。我们的脚步踏遍了荆棘丛,顾不上藤上的倒钩刺,将成熟的山莓摘下,盛放在硕大的油桐子树叶里,直到树叶装不下方才罢手。然后来到小溪边,双手托着树叶,将山莓完全浸润在山泉水中,阳光下红宝石一样的山莓更显得晶莹剔透,散发着独特甜美的清香。吃山莓的仪式感满满,我们把山莓往每个人手心放一大把,一齐塞入口中,轻轻一抿,汁水便漫溢整个嘴巴,那甘甜,那幸福,那满足,是别的美味无法比拟的。

山莓的诱惑是我们无法抵挡的。刚刚抹去嘴角的红汁,眼睛又瞟向后山。因此,山莓树一天要让我们光顾好几次,每次都能找到一点成熟的浆果。那时,如果能掌握不为众知的山莓树丛,也是值得炫耀的资本。回间插秧劳作的大人也会摘几把塞进嘴里,古有“望梅止渴”,今有山莓解渴,能于辛苦劳作中暂得休憩,并有山莓充饥和补充能量,也算是大自然最好的回馈了。

后来上初中,读了鲁迅先生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一段关于覆盆子的描写:“如果不怕刺,还可以摘到覆盆子,像小珊瑚球攒成的小球,又酸又甜,色味比桑葚要好得远。”那时好奇覆盆子是何物?后来有了手机,图片识物才知道,原来覆盆子就是山莓。

关于覆盆子这个名字的来源,充满传奇,趣味无穷。

魏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大师葛洪,由于过度劳累,得了夜尿症。由于夜尿次数频繁,以致睡眠匮乏,精神颓萎。一天葛洪采药至半山腰时,不慎一脚踩空跌入荆棘丛中,猛然发现带刺的枝头上有许多像桑葚一般红色的野果,当时正觉饥渴,就摘了一些许吃了,觉得味道微微酸甜,甚是好味,就摘了一捧带回家。出乎意料的是,当晚葛洪的夜尿症状况就大好转,次日又去采摘服用,不几天,夜尿症竟完全好了。葛洪大喜,称之为“神奇之果”,服此仙果,晚上尿盆都可以覆过来放置了,于是就给这个神奇果取名“覆盆子”。

山莓别名很多,充满传奇,除了难以言喻的香醇和甜美,它还具有助阳明目、醒酒止渴、化痰解毒之功效,可用于肾虚、丹毒、消肿、敛疮、咽喉肿痛等症。因此,有人也叫山莓是黄金水果。

山莓还可酿酒,其历史记载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,据《蓬栞夜话》中说:“山中多猿猴,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酝酿成酒,香气溢发,闻数百步。”山莓酒作为一种药食兼用的酒,在保留了山莓本身的营养成分的同时,还有抗氧化、促进消化道健康、改善心血管健康、增强肝脏功能、改善睡眠质量等多重功效。

如今,人们已经不用再为吃水果而发愁了,可每年到了春末夏初,我便急不可待地要到野外去寻找山莓,在翻山越岭扒开荆棘丛采到山莓的收获感里,找到人生的一种乐趣,那也是平淡中的甜美,平凡中的幸福。

株洲味

夹一簇雷公菌

卢兆盛

前几天回老家,到屋已近黄昏时分。母亲正在自家水井边清洗雷公菌。看来,晚饭的餐桌上少不了剁辣椒炒雷公菌这道美味佳肴了。想着等会就能享受到那种酸辣滑爽的味道,口水差点流了出来。

我连忙挽起袖子,帮母亲清洗雷公菌。满满一竹篮绿油油、水灵灵、亮汪汪的雷公菌,煞是可爱,看着就够养眼的。母亲说这段日子接连下了几场雷雨,又出了两天太阳,吹了一天水南风,雷公菌就出来了。

我按捺不住,恨不得马上去也捡雷公菌。母亲看出我的心思,笑道:“看你急的,要捡也要等到明早啊,屋后石山上多的是,十天半月都捡不完。”

是啊,母亲说得对。那漫山遍野的雷公菌,哪能捡得完呢?何况捡了一茬,一打雷下雨又会很快长出一茬。

雷公菌,这种样子像极了木耳的野菜,学名叫地耳菜,很多地方都有,只不过名称或叫法不太一样,有的叫地耳,有的叫地木耳,有的叫葛仙菜,有的叫雷公菜……而老家一带则叫雷公菌。祖祖辈辈都这么叫,大约以为它是春雷催生的。

上学后,书读多了,知道雷公菌这种野菜属藻类植物,春天雷雨前后萌发,生长极快,几乎一夜之间就散落得满地都是;也知道这种纯天然绿色食品,不仅营养丰富,而且能解热清火,明目益气,滋补肝肾,说它是山珍也不过吧。

生活家

三只鸟

邹中国

单位给我的办公室设在一栋筒子楼的二楼,办公桌与窗户垂直而放,只要我将头稍微右转,窗外的山水风景便尽收眼底。

典型的旧式窗户,无一例外,都是用垂直钢筋做防护栏,钢筋外还有一层窗框玻璃挡风挡雨,窗台大约有三十厘米宽,如果想放一小盆花草,倒还是绰绰有余。

从每天太阳的斜照规律看,窗口向外对着的是东南方向。早上八上班的时候,正好有一抹阳光斜射而入,透过蓝白天花板的窗帘,给整个办公室平添了几分温馨。

不记得从哪天起,办公室的窗台上来了三位不速之客——三只小鸟。恕我孤陋寡闻,一时还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来。说是小鸟,个头却比麻雀要大一些。不敢惊动它们的我,还是轻轻扯开窗帘,侧过头来静静观察,第一个发现就是,这些鸟的头后部有一小撮白毛,莫不是传说中的白头翁?

不必多想,如今,手机里的百度,是最好的咨询媒介所在,一点便知。真是涨知识了:白头翁学名白头鹎,属雀形目鸟类,是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常见食虫鸟。体型适中,稍比麻雀大一些,头顶黑色,后头白色,白头翁因此而得名。白头翁体背黄绿色,胸部黑褐色,腹面白色,通常在丘陵或平原的树木灌丛中活动,有时也在针叶林里活动。白头翁生活活泼,不惧怕人,常常在花间、果园里,以变幻多端的鸣叫,打破沉寂,给大自然带来生气,其存活寿命一般在5年到7年……

我靠近玻璃窗为了看得更清楚,呵,还真如网上描述,只是网上没描述它们的脚和爪子,比麻雀的要大些,一道道黑灰色的环,横着缠满了小腿和脚爪,像极了细小的螺纹钢。它们真的不怕人,啄几下小花盆后,就歪着脑袋晃闪着圆溜溜的眼睛端详我。从体型

和容貌上看,我绝对相信,它们是三口之家:小一点的一直站在中间,两只大鸟从花盆中找到的食物,无一例外全给了中间的小鸟。一阵微风吹过,窗外樟树枝头掉下来两只不知名的爬虫,如获至宝的鸟夫妇,眼疾嘴快,将爬虫送进小鸟口中。

据说,动物的家庭观念和护幼本能,和人类是相近的,但那是耳闻。真正近距离目睹野生鸟类顾家护幼的场景,我是头一次。

这么幸福的场景,怎能不让人欢喜?在往后的工作日,我只要一进办公室,就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窗台,不管它们任来不来,我都会把米谷或蔬菜屑,放置于窗台。它们不嫌脏,每次都吃个精光,飞走时还不忘向窗内叽咕叽咕几声。

有鸟相伴的日子过得很快,忽而三年过去了,一天,我突然发现,只有两只白头翁来窗台啄食。起先我没太留意,可是,接下来的几天每天都只有两只。于是,我认真观察,结果有了新的发现:那只鸟孩子应该是独立闯江湖了。次年的深秋,惊人相似的一幕又出现了:又有新的三口之家光临寒舍,生命的接力棒已经传承到了下一代。

新冠肆虐的三年,虽然说我有些“泥菩萨过河,自身难保”的味道,但我一直牵挂着那“三口之家”的安危。疫情结束后,我正好退休离职,正式向鸟儿们道别。生命如此顽强,我坚信没有我,它们会活得更好,飞得更高。

假如当初第一次与白头翁相遇,我担心它们将我的窗台弄脏,又或者当不把它们任当回事,不花心思侍候它们,那后面的故事就不存在了。人与动物的缘分往往就在一念之间,有了这一念,缘分就开始了,就会花精力,观察,研究这些在同一个星球上不同生灵的生活习性、生存技巧和生命轨迹,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